



贵州中卫员工合影(图中前排左一为樊龙中),公司租用贵阳一宾馆办公。



3月14日,施工单位收不到贵州中卫工程款,黔西县头堰村通往“卫星基站”的道路停工了。

(上接A22版)

但在此前的2011年2月,黄钊和廖寿敏都没意识到受骗。

相反,廖寿敏看到网上招投标信息后,开始相信工程是真的。2011年4月,他承包习水县同民镇的茶坪公路项目。

廖寿敏给张帝明90万元好处费,并给樊龙中30万元工程保证金。

按合同规定,进场7天以内,付13%预付款。以后每月按进度拨付其余的工程款。

但廖寿敏至今未讨到钱。

“骗取县乡发改局批文”

警方称,共涉及45个县;其中金沙县发改局局长说,有领导打招呼他们才发了文件

警方事后向施工代表称,“贵州中卫”涉嫌骗取县乡发改局批文,兴建卫星基站,涉及贵州45个县。

正是因为这些批文,廖寿敏等人才会相信“贵州中卫”。“以为有县一级的批文,自然会有省一级和国家的批文。”

进场前,廖寿敏看过习水县发改局的批文,也看过其他县的。“绥阳、鸭溪、桐梓的都看过,所以没法怀疑。”

绥阳县的批复是发给镇里的。

蒋贵龙很苦恼,这名绥阳县洋川镇的党委副书记,最近老被农民工围住讨薪。虽然“贵州中卫”在该镇的项目,是以镇政府名义上报,“但从始至终,镇里都是被动的。”

蒋贵龙介绍,2010年,“贵州中卫”指挥长何才全,找时任绥阳县副县长的龙学精,希望落实项目。此后,县政府开会协调,县发改局直接下了批文。

蒋贵龙说:“我们当时没意见,中卫出钱,修路,加

上又是县领导安排的工作。”

该县发改局副局长李璞也参加协调会,“会上县领导说是国防秘密,我们不便多问”。

绥阳县的批文没有下给中卫,而是让洋川镇报一个修路的立项申请。

“如果是下给中卫,发改局就有责任。”李璞解释,如果中卫公司来发改局申请立项,发改局会对企业资质、项目本身进行严格审核。

和绥阳县不同,金沙县发改局的批文是直接发给“贵州中卫”。不过该局也认为自己没责任。

采访中,金沙县发改局局长聂度亚强调,他们下发的是“前期工作准备通知”。

据聂度亚介绍,2011年3月,“贵州中卫”来县里谈项目。“但他们一样东西都提供不出来,分管局长考虑,北斗卫星导航是国防项目,国家不会拿保密项目给民间公司操作,所以未予立项。”

聂度亚回忆,“贵州中卫”曾说有“国家发改委文件”,但从未出示过。

“后来,有领导打电话给县领导,要求‘开绿灯’。”聂度亚说,局里才下发修路和修站的“前期工作准备通知”。

聂度亚认为,“这实际上是那个不要紧的通知”,不意味着“贵州中卫”可以开工,公司仍要提交相关材料,发改局再下正式批文。

此后,“贵州中卫”没再找县发改局,聂度亚说,还以为这个项目没做成,谁知道他们拿着前期通知就开工了。

退休官员被聘协调员

“贵州中卫”的开工仪式常有省市县领导参加,公司设置协调员以“协调”政府关系

绥阳县一处工地开工

时,施工代表潘建华去考察,见到该县副县长、镇长和“贵州中卫”总经理杨沛勇。杨向其保证工程没问题,并说“贵州中卫”的开工仪式都有各级政府官员参加。

潘建华见有各级领导参加剪彩,便支付250万元保证金,承包7个项目的施工权,并给杨沛勇及中间人约140万好处费。如今,潘建华也没讨到工程款。

廖寿敏表示,各级领导参加“贵州中卫”的各种活动,也让他们相信“中卫”是可靠的。

“贵州中卫”在当地设9个指挥部,任命9个指挥长,指挥长职责之一,是协调各地级市的关系。

赵兴强是公司铜仁地区的指挥长。他说,开工仪式上,只要有省里干部出面,市县一级的官员也会参加,他们的红包也就二三百元每人。

这名指挥长为公司修建了5座地方指挥部,工程款亦被拖欠至今。

“贵州中卫”还聘用有政府背景的人任职。

韩佳会原是道真县林业局局长,离任后,杨沛勇介绍其进入中卫,任黔南州指挥长。

在一些指挥部里还有“协调员”,徐思华,退休前为息烽司法局政工科科长,后任“贵州中卫”息烽站协调员。

黄生忠,退休前为安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,后任“贵州中卫”安顺指挥部协调员。

案发后,不跑路?

调查发现“贵州中卫”与军方无关;公司董事长樊龙中以伪造公文罪被抓,被抓前在老家打麻将

2011年12月21日,廖寿敏等人报案,贵州省公安厅厅长、贵州省工商局局长等赶到贵州省信访局,成立

“12·21专案组”。

今年3月27日,贵阳警方对相关施工代表作了说明,“贵州中卫案”有3人被检察院批捕,其中樊龙中涉嫌合同诈骗、抽逃出资、伪造国家公文,于2011年12月29日被捕;杨沛勇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;庞宪文涉嫌合同诈骗罪。

另据了解,“贵州中卫”卫星基站项目,与军方无关。

4月6日下午,贵州省测绘局办公室人员告诉记者,无论是军方或者民间使用卫星通道,均须提交备案,未备案之前,不得施工。而该局从未收到北斗卫星导航项目的申请备案。由此可见,“贵州中卫”项目不但没有军方和国家背景,还没有获批。

廖寿敏等人还从警方处获知,2009年参与“贵州中卫”卫星基站项目的人,都拿到了工程款,樊龙中是用后人的保证金,支付前人的工程款。

李陶是武汉大学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研究中心的副教授。他说,建立卫星地面接收站,不需要建设通讯铁塔,只需要建设用于接收的“锅”。

该中心的牛小骥教授则说,一般卫星地面接收站不用密集布点,几百上千公里有一个就够了。

而“贵州中卫”在织金县就建了13个接收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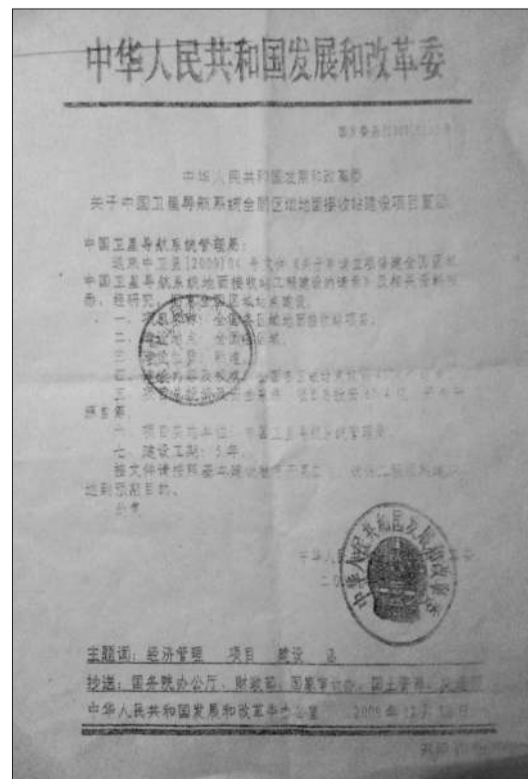
“贵州中卫”的前员工小朱说,这个公司看起来挺像真的。公司有质监部,每月28日开会讨论工程质量问题,对质量不达标的施工方会罚款,还会表彰施工先进企业。

“贵州中卫”职员李紫璇回忆:2009年年底,樊龙中提出,要有一切正规企业该有的东西,包括团支部和党支部。公司党员达到20人,遂向街道办提交申请,成立党支部。

2011年8月,南明区党委组织部给232家非公企业授牌,“贵州中卫”是其中之一家。

采访中,所有施工代表均表示,他们除了支付工程保证金外,还会向樊龙中、杨沛勇、指挥长等中间人支付好处费。其中,杨沛勇收取最多,从几万到数十万不等。

一位熟悉卫星基站的业内人士则表示,要利用卫



樊龙中涉嫌伪造的国家发改委文件,文件抬头、字体大小、抄送单位均有错误。

星基站项目诈骗,听着有些荒唐,因为这样的项目需要大量前期资金投入。

4月10日,记者致电贵阳市公安局,该局新闻中心杨文说,此案影响恶劣,案情有点复杂,他们正在追赃。至于樊龙中罪名,“好像是诈骗,但具体罪名,需要专业人士来解释是哪一类诈骗。”

对于樊龙中诈骗一说,廖寿敏等人又有疑惑:樊龙中说话口齿不清,而且学历不高。案发后,他没有跑路,反而在老家与朋友打麻将。廖寿敏百思不解。